

陳澄中致王晉卿函十一通箋釋

楊 健

內容提要：本文輯錄陳澄中致王晉卿函十一通，并附宋公威致王晉卿函二通，旨在為業界瞭解著名藏書家陳澄中的購書活動提供一些史料。

關鍵詞：陳澄中 王晉卿 王文進 文祿堂 古籍收藏

陳清華（1894-1978）字澄中，湖南祁陽人。陳氏以從事銀行業起家，公餘喜收古籍善本，室名“郇齋”（因藏有宋版《荀子》而得名）。所藏有宋元古槧、明清稿抄校本及珍罕碑拓等數百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陳氏以收藏之勝，名重一時，與周叔弢先生并稱為“南陳北周”。與周叔弢藏書歸宿一樣，陳澄中所藏之宋元本今亦多入藏國家圖書館，為館藏重器。然周叔弢先生一生訪書、鑒書、購書的活動，由於《周叔弢遺札》、《弢翁藏書年譜》、《周叔弢古書經眼錄》等相繼刊行，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史料。而陳澄中先生此方面的資料則付之闕如。近日，筆者偶檢館藏《文祿堂藏各家手札》^①，發現有陳澄中致王晉卿（即王文進，河北任邱人，字晉卿，民國時在北京設文祿堂書店）函十一通，另有宋公威致王晉卿函二通，均有關陳澄中購書事，一并整理標點，稍加按語，以饗同行。

一

前後《漢書》、《樂城集》、《荀子》三書均收到。唯西漢《三子》不見，未識有無遺誤。專此奉詢。順問搢紳仁兄刻佳。陳澄中啟。十二月廿八日。

按：此函寫於1933年。次年1月18日陳澄中致王晉卿函（見下文）云：“汪刻《兩漢》陶蘭泉有一部，定價只八百元八折。如是則敝處出價七百，為不賤矣。”此前後《漢書》應為明嘉靖汪文盛等刻本。據《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錄》（以下簡稱《祁錄》）著錄^②，今上海圖書館的郇齋舊藏中亦有汪刻《漢書》、《後漢書》，不知是否購自文祿堂。《樂城集》版本不詳。《荀子》為明嘉靖間顧春世德堂刻《六子全書》本，係陳澄中在中央銀行的同事宋公威委托其求購之書（詳見下文）。

二

晉卿仁兄大鑒：各書均照來函收至。兩《漢書》只能作價柒佰元。《樂城集》

嫌稍貴。《文選》雖精美，終是玩物。無如此巨大之價值。《陳子昂集》似是零種，望查復以定去留。《大典》即寄還忠厚書莊。款早收訖矣。餘不一一。順問近好。陳澄中啟。一月五日。

舊曆年職不能來矣。問問。

又友人論詢《篁墩文粹》殘本卷數。祈便示知。又及。

按：此函及以下五通均寫於1934年。《文選》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唐藩刻本、嘉靖元年（1522）汪諒刻本、嘉靖四年晉藩刻本，均極精美，故難判斷函中所言《文選》究竟是哪一版本，陳澄中最後是否購藏。僅知上海圖書館的卮齋舊藏中有汪諒刻《文選》。^③《陳子昂集》疑為明銅活字本，今亦存上海圖書館，《祁錄》云：“此類銅活字本約製作於明弘治、正德間，大多為唐人別集，亦有魏晉如《曹子建集》者，似為叢編，然不詳其種數，今流傳甚稀。參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總集叢編類《唐人詩集》。”^④顯然，《祁錄》的編者也認為該書可能是叢編之零種。“大典”即《永樂大典》。“忠厚書莊”，為李紫東於1914年在上海帶鉤橋路（今山東路）開設的書店，1932年遷漢口路78號，是北方古舊書業到南方收購古書最早的一家，其資金由北京文友堂墊付，收到的古書作價全部由文友堂購進。“友人”即下文提及的秦曼青。

三

世說新語、《篁墩集》、《荀子》三書收到。《篁墩集》已轉交秦曼青先生，以後請逕函中南銀行論價可也。《荀子》因年近歲逼，宋先生無錢購藏，即日由郵局寄還。前購之《陳思王集》曾交忠厚書莊改訂。唯舊紙配補甚難。望代覓數張寄下。《世說新語》猶嫌不精。汪刻《兩漢》陶蘭泉有一部，定價八百元八折。如是則敝處出價七百，為不賤矣。餘不白。順問近佳。陳澄中啟。一月十八日。

按：秦曼青，即秦更年（1885—1956），字曼青、曼卿，號嬰閣。江蘇揚州人，近代藏書家、出版家、書畫家。曾任廣州大清銀



行、長沙礦業銀行、中國銀行文書主任及上海中南銀行總行文書主任、總務課長等職。寓居長沙時，從葉德輝游，遂精版本之學。其得錢即入書肆，三十年間，共得書萬餘卷。晚年居上海，為上海文史館館員。《篁墩集》應即《篁墩程先生文粹》，明程敏政撰，版本不詳。1月22日秦曼青致王晉卿函，商談此書之價格，云：“晉卿仁兄足下：前者足下在滬。值多病，未能出門，及將走訪，聞澄中言足下已北返矣。至為悵惘。昨由澄中交到《篁墩文粹》殘本四冊，已照收。敝處所有可以配全，惟大小不同，紙色亦微異，雖成全書，仍有破相，不為完美，但僅免殘缺耳。價值一層，敝處固不能以舊買三冊為比例。來函云有三百之價，此種有拼配痕跡，亦僅值百數十元耳。”宋先生，即宋育德，字翰生，號公威。江西奉新人。清光緒甲辰（1904）進士，翰林院編修。後入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回國後從事教育。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定居上海，任中央銀行秘書。擅書法，喜藏書，室名“卷雨樓”。2008年11月11日，中國嘉德秋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以高價成交的明錫山安國銅活字印本《顏魯公文集》，即為宋公威舊藏。關於宋公威退還《荀子》一書的原因，宋的說法與陳澄中並不一致，1月6日其致王晉卿函云：“世德堂《荀子》本擬以五十元購收，嗣攜歸與敝藏《莊》、《列》相較，書品嫌其過小，不能配合，茲交郵奉還，即希檢收為荷。順問近好。宋公威啟。”（上述秦曼青、宋公威函均見《文祿堂藏各家手札》）《陳思王集》即下文所說的《曹子建集》，明銅活字本。陳澄中過世後，此書由其子陳國琅保存。^⑤2004年春，由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從定居美國的陳國琅手中徵集回國，同年11月出現於嘉德秋季拍賣會上，並最終被上海圖書館購藏。《世說新語》版本不詳。

四

文祿堂主人雅鑒：前請代覓旧紙為修補《曹子建集》之用，久未寄來，接信後請即付郵為荷。順問近佳。陳澄中啟。三月十四日。

五

祖君帶來《歸田錄》二冊，收到。連同《淮海集》，能以式伯四十元見售，即請將全書寄下。影印《韓集》已交忠厚書莊，請收入該莊冊內可也。前寄各書因清單遺失，無從核算，望另抄一紙來，以便將書款匯上。此致文祿堂台鑒。陳澄中啟。七月十九日。

按：祖君，即祖芝田，生平不詳。《文祿堂訪書記》卷三著錄：“《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二卷，宋歐陽修撰。明刻活字本。半葉十行十七字。黑口，治平四年自序。有‘荃孫’、‘雲輪閣’、‘李書勳’、‘又廬鑒藏’印。”^⑥《祁錄》著錄：“《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二卷，宋歐陽修撰。明活字本。二冊。匡高一八·四厘米，廣一四·六厘米，半葉一〇行，行一七字，左右雙邊，黑口。《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著錄，海內孤

本。李印書勳、又塵鑒藏、雲輪閣、荃孫。”^⑦經查各家書目，存世《歸田錄》單行本僅此一種。結合函中提到的該書價格，“祖君帶來《歸田錄》”應即明活字本。該書亦由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從陳國琅手中徵集回國，同年11月出現於嘉德秋季拍賣會。《淮海集》版本不詳。影印《韓集》即1934年北平文祿堂據宋刻本影印的《音注韓公文集》，據影印本卷末張允亮跋，云：“此書出徐梧生司業家，展轉歸於蕭山朱翼廠。翼廠以鄉先哲遺著，不忍聽其湮沒。適文祿堂主人有刊傳古籍之舉。因界其景印流通公諸當世。”底本後轉售陳澄中皮藏。今藏國家圖書館。《祁錄》云：“避諱至‘慎’……《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僅此一部。”^⑧

六

來函奉悉。所列書價前幾種頗嫌，且《吳地志》當時索價不過五十元，今開六十似一實也。茲將價目略為減少，另單附上。請督核見復為荷。此致文祿堂。陳澄中白。七月廿五日。

按：《文祿堂訪書記》卷二著錄：“《吳地記》一卷，唐陸廣微撰。明鈔本。半葉八行，行十八字。藍格。板心下刊‘鶴移館鈔本’五字。有‘沈廷芳’、‘椒園’、‘徐通復’、‘體城’印。”^⑨結合其“六十”元的標價推測，函中提及的很可能就是此明鈔本。

七

開來清單閱悉。《尚書注疏》及活字本《藝文類聚》擬交忠厚書莊寄還。《鶴林玉露》一種，前曾言及應歸五百元內計算。至吳刻《伽藍記》、《鹽鐵論》、《龍川文集》，其價即匯上。餘不一一。此致文祿堂台督。陳澄中手白。九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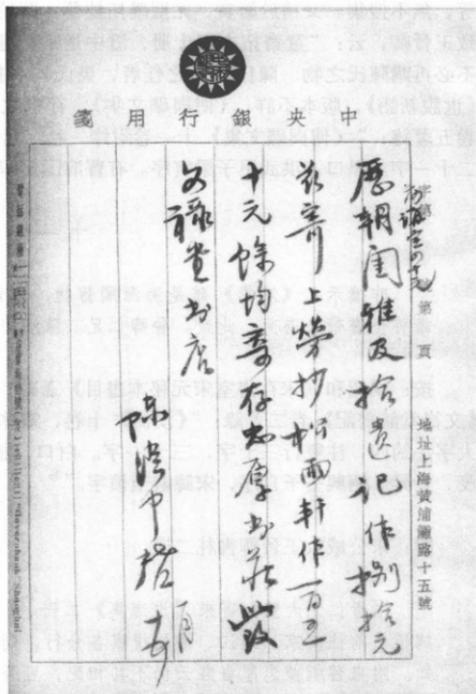
按：《文祿堂訪書記》卷三：“《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撰。明華氏蘭雪堂活字本。存十六冊。”^⑩而《祁錄》著錄陳澄中所藏《藝文類聚》為完整本，凡“四十八冊”、有孫毓修夫人顧希昭題跋，云：“此書雖明刻，其價值等於宋板矣。因活字板印過即散去，現全世界所存者已寥寥，人之好奇之心以少為貴耳，且此書完全不缺，所以星如（孫毓修，字星如）得之已為幸也。”^⑪故陳澄中所藏之本，非《文祿堂訪書記》所著錄之本。應該是陳澄中在放棄此一殘本後，又從另外途徑購買了一套完整本。《尚書注疏》、《伽藍記》（吳刻《伽藍記》，不知是指明吳瑄刻《古今逸史》本，抑或指清道光吳若准刻本？）、《鹽鐵論》、《龍川文集》版本不詳。

八

《歷朝閩雅》荷請定四十元及《拾遺記》作捌拾元，茲寄上。勞抄《松雨軒》，作一百五十元。餘均寄存忠厚書莊。此致文祿堂書店。陳澄中啟。一月

十五。日 申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按：此函及下函應寫於1935年。《歷朝閩雅》，為歷代閩秀詩文選本。清揆敘輯，清康熙刻本。此書今藏上海圖書館。^②《拾遺記》版本不詳。《松雨軒》，即《松雨軒集》八卷，《補遺》一卷，清咸豐壬子年勞權精抄本。《祁錄》著錄：“此書為勞權依明嘉靖刻本精抄者，首錄有嘉靖十九年（1540）陳霆序、景泰池陽柯暹序、宣德張洪序；每卷後過錄乾隆間知不足齋鮑廷博題記；尾有勞權輯錄方志、諸家文集詩集之補遺、附錄。勞權硃筆校勘，雌黃校改。另有籤條校記，字小如粟，亦為勞權手筆。”^③《文祿堂訪書記》卷五亦著錄。此書由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從陳國琅手中徵集回國，在2007年11月6日中國嘉德秋季拍賣會古籍專場，以一百九十點四萬元成交。



九

函悉三書如能以伯伍拾元見售，余前寄八十元外，餘數當匯上；否則該書送交忠厚書莊，望將八十元寄還可也。文祿堂台督。陳澄中白。二一日。

十

函悉陳氏拓本已逕由葉揆初先生交忠厚書莊矣。《世說新語》、《傳與礪文集》可寄來一閱。此復文祿堂。陳澄中啟。六月一日。

按：此函及下函應寫於1936年。陳氏拓本，即陳介祺手拓的金石拓片。陳介祺，字壽卿，號篁齋。山東濰縣人。晚清金石學家。其於銅器、石刻、璽印、陶器、磚瓦

等，無不搜集。又精於鑒賞，尤擅墨拓技藝。關於此事，1936年5月30日葉揆初有函致王晉卿，云：“篋齋拓本四十冊，澄中送來敝處，問弟願留否。弟已購有吳氏拓本，不必再購陳氏之物。陳氏藏器之佳者，吳氏均有拓本。”（見《文祿堂藏各家手札》）《世說新語》，版本不詳。《傳與礪文集》，存世之明刻僅洪武刻本，《文祿堂訪書記》卷五著錄：“《傳與礪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元傅若金撰。明洪武刻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洪武甲子梁寅序。有曹溶口躬印。”^③函中所言，或即此本。

十一

昨攜示之《漢雋》雖是海源閣舊物，然索價殊嫌太貴，如能減二竿之數，即請將全書帶來為荷。此致。晉卿仁兄。陳澄中啟。十九日。

按：楊紹和《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著錄：“宋本《漢雋》十卷，八冊二函。”^④《文祿堂訪書記》卷二著錄：“《漢雋》十卷，宋林鉞撰。宋乾道間刻本。半葉九行，行大字一約四，注雙行三十字，三十一字。白口，板心下記刊工姓名：龔昇、龔亮、蕭茂、黃昇。紹興壬子自序，宋諱避至慎字。”^⑤

附：宋公威致王晉卿書札二通

指青仁兄大鑒：寄來《淮海集》二冊、《文始真經》三冊早經收到。因敝處陳總稽核前往南京、鎮江、揚州視察各分行，尚未回滬，故暫為保存，俟回來再行通知。附來舊紙據忠厚書莊云仍不甚相配，可否再寄數頁。餘不白。順問近佳。宋公威啟。四月一日。

寄來《尚書正義》二十冊已代收存。澄中先生起長江一帶視察，約三星期方克返滬。特問文祿堂主人台鑒。宋公威啟。八月十七日。

昨由忠厚書莊交到惠贈《韓集》一部，謝謝！

按：以上二通寫於1934年。

注釋：

- ①《文祿堂藏各家手札》，裝訂十一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首冊實為各家致王子蘇（王文進長兄，德友堂主人）書札，其餘十冊為各家致文祿堂主人王晉卿書札。
- ②中國國家圖書館等編：《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3頁。
- ③《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錄·解題》，92頁。
- ④《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錄·解題》，115頁。
- ⑤《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錄·解題》，114頁。
- ⑥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清末民國古籍書目題跋七種》（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據1942年北京文祿堂鉛印本），291頁。

⑦⑪《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錄·解題》，113頁。

⑧《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錄·解題》，15頁。

⑨《文祿堂訪書記》，189頁。

⑩《文祿堂訪書記》，286—287頁。

⑫《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錄·解題》，111—112頁。

⑬《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錄·解題》，182頁。

⑭《文祿堂訪書記》，461頁。

⑮楊紹和：《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續修四庫全書》第92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據國家圖書館藏楊氏海源閣抄本）影印本，143頁。

⑯《文祿堂訪書記》，158—159頁。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通鑑”與“通鑑”之辨
“通鑑”與“通鑑”之辨，實為一而二之辨。其辨之者，蓋以“通鑑”與“通鑑”之異同也。蓋“通鑑”與“通鑑”之異，在於其體裁之不同。蓋“通鑑”為通鑑之通稱，而“通鑑”則為通鑑之別稱。蓋“通鑑”與“通鑑”之同，在於其內容之相同。蓋“通鑑”與“通鑑”之內容，皆為歷代通鑑之精華。蓋“通鑑”與“通鑑”之異，在於其體裁之不同。蓋“通鑑”為通鑑之通稱，而“通鑑”則為通鑑之別稱。蓋“通鑑”與“通鑑”之同，在於其內容之相同。蓋“通鑑”與“通鑑”之內容，皆為歷代通鑑之精華。

“通鑑”與“通鑑”之辨，實為一而二之辨。其辨之者，蓋以“通鑑”與“通鑑”之異同也。蓋“通鑑”與“通鑑”之異，在於其體裁之不同。蓋“通鑑”為通鑑之通稱，而“通鑑”則為通鑑之別稱。蓋“通鑑”與“通鑑”之同，在於其內容之相同。蓋“通鑑”與“通鑑”之內容，皆為歷代通鑑之精華。蓋“通鑑”與“通鑑”之異，在於其體裁之不同。蓋“通鑑”為通鑑之通稱，而“通鑑”則為通鑑之別稱。蓋“通鑑”與“通鑑”之同，在於其內容之相同。蓋“通鑑”與“通鑑”之內容，皆為歷代通鑑之精華。

附錄一

“通鑑”與“通鑑”之辨，實為一而二之辨。其辨之者，蓋以“通鑑”與“通鑑”之異同也。蓋“通鑑”與“通鑑”之異，在於其體裁之不同。蓋“通鑑”為通鑑之通稱，而“通鑑”則為通鑑之別稱。蓋“通鑑”與“通鑑”之同，在於其內容之相同。蓋“通鑑”與“通鑑”之內容，皆為歷代通鑑之精華。蓋“通鑑”與“通鑑”之異，在於其體裁之不同。蓋“通鑑”為通鑑之通稱，而“通鑑”則為通鑑之別稱。蓋“通鑑”與“通鑑”之同，在於其內容之相同。蓋“通鑑”與“通鑑”之內容，皆為歷代通鑑之精華。

“通鑑”與“通鑑”之辨，實為一而二之辨。其辨之者，蓋以“通鑑”與“通鑑”之異同也。蓋“通鑑”與“通鑑”之異，在於其體裁之不同。蓋“通鑑”為通鑑之通稱，而“通鑑”則為通鑑之別稱。蓋“通鑑”與“通鑑”之同，在於其內容之相同。蓋“通鑑”與“通鑑”之內容，皆為歷代通鑑之精華。蓋“通鑑”與“通鑑”之異，在於其體裁之不同。蓋“通鑑”為通鑑之通稱，而“通鑑”則為通鑑之別稱。蓋“通鑑”與“通鑑”之同，在於其內容之相同。蓋“通鑑”與“通鑑”之內容，皆為歷代通鑑之精華。

① 本館藏善本古籍圖錄，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